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二十周年

雷区

1988

谭元亨 著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雷区 1988

谭元亨 著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经济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雷区 1988: 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 / 谭元亨著.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454-1497-4

I. ①雷… II. ①谭…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338号

出版 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 12 楼)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广州佳达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员村五横路大坦工业区 3 号楼首层)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25 2 插页
字数	253 000 字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印数	1 ~ 5 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454 - 1497 - 4
定价	30.0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发行部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38306055 38306107 邮政编码:510075

邮购地址:广州市环市路水荫路 11 号 11 楼

电话:(020)37601980 邮政编码:510075

营销网址:<http://www.gebook.com>

经济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何剑桥律师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历史有过多少个瞬间，稍纵即逝，可一旦抓住了，则成为不朽的传奇！

远的，很多、很多，诸如唐代的玄武门之变……

近的，也不少，诸如武汉首义、西安事变……

再近点，再近点。

1978 年底，中国，北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1992 年初，中国，南方，邓小平在深圳等地的讲话——如今统称为“南方谈话”。

这两个节点或两个瞬间，是怎样在惊涛骇浪中，令一艘几近颠覆的巨轮，一下子拨正了航向，驶出了历史的漩涡，一路高歌向前……

如果说，1978 年底的关键词是：真理与实践，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有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还有很多。

那么，1992 年初的关键词，却只有几个：市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但是，每一个词，同样都让人热血沸腾，思绪万千；

每一个词，都凝聚有太深的历史，从而拥有巨大的张力。

每一个词，都可以做一篇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文章。

我们在这里，仅仅选其中的一个词——市场经济。

如果从全球，从历史来讲市场经济，那该是怎样的一部大书。

如果从中国今日迈向市场经济写起，也同样是了不得的一本原书。

我们再缩小范围，仅仅从市场经济理论入手。

那么，如果从世界市场经济理论家，诸如亚当·斯密，从他的《国富论》说起，一直到凯恩斯、弗里斯曼，那也是无数卷巨著在堆积起来。

我们只讲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

那当然，我们这部小册子，未必承载得起这一批先行者或探索者沉重的历史从师，也未必梳理得清楚他们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正名而经历的种种挫折、打击与苦难。

但是，我只想说，正是这一“南方谈话”，最终在中国为“市场经济”正了名，所谓“正名”，也就是理论上的充分肯定。中国人怕的是名不正，言不顺，市场经济正了名，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不再遭到批判、抵制与否定了，就可以从纸上走向现实！

广东“先行一步”是不是说，理论先行，或许就是说，广东的（当然，他们更是中国的）理论家们，更在“先行一步”上“先进”了，他们每每把实践总结得更早，更深，更远。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正是在广州这个“千年商都”中早早孕育，在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们，更早在二十年前疾呼“商品万岁”，在20世纪80年代呼唤“理论彻底”，他们屡挫屡战，前仆后继，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在中国风云变幻的20世纪，谱下了又一部不朽的传奇！

当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用简朴、浅易的语言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这个著名的论断其实就是广东经济理论界1988年“双月研讨会”提交给党中央的报告中主要观点的凝炼和提升：传统理论和观念常常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将市场经

济作为资本主义的专有物。这是错误的。从理论上讲，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市场经济既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结合，从而为资本主义所运用，也可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结合，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以是否实行市场经济，作为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出现过以计划和行政调拨配置资源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国家中亦有市场经济的实践。这就说明，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着选择资源配置方式和体制的多种可能性。

而且，六次会议从方方面面，包括时至今日仍须解决的金融市场等问题，提出了不少颇具前瞻性的观点。

例如，仅仅第四次的主题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金融体制改革”。

会议主要讨论的是：

1. 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市场的内涵、体系；
2. 我国利率、汇率改革的走向；
3. 股票、债券市场的培育；
4. 信贷市场与商业信用理论；
5. 银行企业化与专业化改革；
6. 私营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参与竞争的可行性。

然而，在其后的日子里，一直到南方谈话，这些理论，都招致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批判，诸如个体企业，已被严正地宣布为资本主义的温床，要把它们搞个倾家荡产，连乡镇企业也没放过，虽然它还算是集体企业，也指责它们与国有企业争资源，而与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争资源，无疑等于挖社会主义墙脚了。而私营和地方性金融机构参与竞争的可行性，在近日仍不曾被正名。

以反复辟为中心，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以治理整顿为中心，就这么取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主张市场经济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也就是主张所有制领域中

的私有化，经济领域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了。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

虽然，自古以来，广东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居全国之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市场经济的比重，也是全国最大的。理论先行，正是以卓炯、孙孺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学者，加上勇于实践的广东的领导与企业家们，才把广东的经济一下子跃升到了全国的首位，否定了市场经济理论，势必导致实践上的倒退。

多少人忧心忡忡地看着这几年经济上的滑坡。

终于，南方谈话，一槌定音：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熟悉那一段历史的人，稍为扳一扳手指头，便可以列数出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广东快马加鞭，立时再度震撼了全国，乃至全世界

的惊人之举。

在这之前，深圳特区的“香三年，臭三年，不香不臭又三年”的讥评，从此销踪匿迹，“深圳速度”震惊全国，到深圳“取经”者成几何级数增加。

广东更率先在此时取消了粮票——这在全国粮食市场上，不啻是一声春雷，习惯靠票证生活的中国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这一点，如今的年轻人不曾亲历过，问一问老一辈人，便会得知这一事件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而且是百姓生计最攸关的大事——民以食为天！

已经进行了70届广交会——这被誉为当代的十三行，出口成交额自80年代末一直徘徊在50亿元上下，但到了南方谈话后第一个春交会，便达到了69亿元，秋交会更达到76亿元。没几年，便突破了100亿。到第100届，已达到330个亿。广东作为全国第一大外贸省始终傲立潮头。

先后下马了五次的广州地铁，也终于在1992年底宣布重新上马，而且这次不再会半途而废了。除开首都北京外，境内通地铁的城市，广州冲在了最前面。

人们总是以为，广东正是因为中央给了不少优惠政策，自主发展起来了。但下边的数字却是很少人了解的。这一年，广东上交中央财政是192个亿，这个数字，恰巧与中国最大的一个城市的全部财政收入193个亿几乎可以画等号。随之而来第二年的分税制，国家拿走的便多，“放水养鱼”的发展策略如何延续——毕竟，1992年下半年，广东经济再度腾飞，以此为基数，广东自己留下的能有多少？但广东的顾大局，终于推动完成了分税制，也就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改革。

珠海的梁广大，待小平同志一走，便召开了重奖科技人员的颁奖大会，奖品是人们当时不敢想象的房子、车子，价值上百万元的奖金，这在全国引发的轰动，尤其在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

上，如同爆了一颗原子弹。

而顺德本来在悄悄进行的产权改革，一旦曝光，所产生的冲击波，至今仍无法平息下来。

如果再历数当时来广东的自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乃至世界上各国的领袖，其密度也是前所未有的。

至于专门来广东取经，办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修班的，更难以细数。农业部一个下属机构，在广东办的“外向型农业”学习班，每年人次都从500升到了1000多，还“供不应求”。

这才是广东震撼，南方震撼，中国震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震撼！

于是，1988年“双月研讨会”趟进的雷区，终于在“南方谈话”后，最后得以闯过去了，市场经济得到了南方谈话充分的肯定，南方谈话以最明晓、最朴质却也是最有力的语言，为市场经济理论扫平了雷区。

时隔二十年，在南方谈话前沿滑坡、混乱的经济，一下子拨正了航向，铆足了力量，在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中，高速发展。

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时间表，南方谈话之后一年，在执政党的大政方针中，写进了“市场经济”几个大字，随后一系列依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得以实施，终于，于2001年，加入了WTO。

紧接着，我们的经济总量，就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对于当年坚持市场经济理论的这样一批学者，或者说，这样一个群体——这当然包括认可这一理论的领导人、企业家们，他们冲锋陷阵的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的确，没有1992年南方谈话这样一个被抓住了的历史瞬间，又怎有这二十年的腾飞的经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迅速崛起。

我清晰地记得，还是1991年夏，当我到了华盛顿的National Mall，参观博物馆时，馆里发放简介的一位黑人，殷勤地给我递上了一份，并且有几分谄媚地问上一句，Japanese?（日本人吗）我回答的是：Chinese。立即，那种谦卑便变成了倨傲，头昂了上去。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可才过去不到十年，2001年春，我再到那里时，本来所有的简介都没有中文，只有法、德、日、西班牙文，可同样是那里发放简介的人，却很准确地送上了一份中文的简介，虽说不上谄媚，却已经很恭敬了。

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又会怎样呢？这已经不用我再说了。

这里似乎用得上曾常用的一句古诗：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世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之际，中国经济今天却能一枝独秀，如无这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真是无法想象。

虽然我们重温1988年闯进雷区的“双月研讨会”中，关于推进市场经济，尤其是健全或完善市场经济的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论述之际，仍觉得今日推进得远还不够，众多的举措还来不及实施，但是，我们毕竟是闯出来的，而当前仍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两极分化、权贵资本……等等问题，恰巧不是因市场经济的推进而引发的，反而是推进不够，甚至向计划经济倒退所造成的，不可以赖在市场经济头上。

一如当日“双月研讨会”的组织者所说的：

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开放改革中寻求解决，绝不能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而对于广东、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更是如此。要培育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从目前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即半市场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舍此别无他途。

我们或许在后边还会反复引用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仅仅可以针对当时的情势所说，而且，在今后仍一样具有警示作用。

这里，我们把“双月研讨会”召开前夕，由三人小组起草的给中央的关于《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的结束语，作为序的最后一部分：

我们提出在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认为市场经济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体制，只不过相比较而言，它在实现资源配置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比传统体制有着更多的优点。深化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付出代价，而维持传统体制则要付出更大更长时期的代价。不进则退，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在这样的选择中，历史和国际环境，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的犹豫和动摇。

这是1988年元月的报告。

请记住这个日子！

目录

序 / 001	
开 篇	爆一个冷门：写几位经济学家 odd / 001
第 一 章	历史的底气 / 012
第 二 章	《华商报》这块风水宝地 / 021
第 三 章	“华企”与 50 年代香港“水浸银行” / 024
第 四 章	老“三人团”：60 年代为商品经济大声疾呼 / 031
第 五 章	后生可畏的新“三人团” / 060
第 六 章	经济改革研讨会上的“南北大战” / 073
第 七 章	躁动 / 081
第 八 章	“渡江战役” / 092
第 九 章	睬佢都傻 / 107
第 十 章	惊蛰雷：南方谈话 / 136
第十一章	产权改革 / 146
第十二章	最难风雨故人来 / 159
第十三章	把纸上的文字变成现实 / 169
附 录 1	广东、广州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 / 184
附 录 2	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 / 193
附 录 3	扎根改革现实，理论之树常青 / 206
附 录 4	咬定青山不放松 / 210
后 记	/ 213

开 篇 爆一个冷门：写几位经济学家 odd

历史有无数只眼睛，亦有如蜻蜓的复眼。

我们过去只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于历史。但就是从政治上、军事上着眼，也同样有着千差万别。

随着历史视野的拓展，我们人类进步的动因，已不再拘于一种或两三种，文化的因素，科学技术的力量，当然，更有不可藐视的自然，都已由隐性走向了显性。如果没有印刷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就无以发生；如果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大航海时代；火药的发明，更催生了热兵器……这都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却也有“看不见”的。

例如被视为“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市场经济就渐渐浮出了水面，它是历史之必然，还是过去所认为的，可怕如洪水猛兽？当年力主商品经济的学者，早就被打入了另册，而今似乎又要卷土重来？

于是，一部颇为悲壮的历史，便由这“市场经济”的理念而引发了！

没有血光刀影，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枪林弹雨，但是，一样有人倒下，有人逃遁，有人变节，也有人坚守，一样惨烈与凄怆。

于是，我们借助历史的复眼，又从中看到什么？发现什么？

市场经济，一个可怕的，看不见的幽灵，终于又徘徊在这东方的、古老的土地上……它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灾星？

而力主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们的命运，可否与该理念共生死，同沉浮？这一理念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又怎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乃至历史？

历史的明眸借助这一视角，又当看到怎样一种历史的逻辑走向……

我想起了我的日记。那不仅仅有我的历史。

于是，我翻到了……

1988年11月12日，北京。

这对于我来说，也许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

对于北京而言，也同样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日子。

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的，这是深秋了，西山的红叶，不再那么殷红，而且已经开始飘落；太阳掩映在彤云后边，更感受不到它的热力，而秋寒已一阵阵袭来，毛衣早已上身。这自然不属于载入历史的日子，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气象。

那时，我还是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上北京，是因为好几部书稿尚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审订。

因是午饭时分，那时，作者与编辑的关系也还十分随意，来了就来了，撞上午餐，那就拿上几张饭票，一同上食堂吃好了，没什么讲究的，虽说那时还得用粮票，却已不那么严苛了。

当时的编辑室中，有我的两广老乡，能用粤语对话，他叫黄宾堂，后来，他给我出了两部写广东的长篇作品。食堂里的人很多，排长队，大家也不急，叽叽喳喳聊起了天。我几乎是无意中，聊起了我在广东认识的理论界的朋友，讲到与他们十几年的往来。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话匣子就这么打开了。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当然是各方关注的热点。四大特区，有三大特区在广东，“香三年，臭三年，不香又臭又三年……”还有，粤语亦大规模北上，什么“买单”、“靓女”之类，已进入普通话的语汇，成了时髦话语。而我讲的广东理论界，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他们当饶有兴趣。

不是有句话，叫理论先行么？

我专门提到，这一年，广东有个“双月研讨会”，即每两个月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侧重面展开研讨，一年开了六次，很是热烈。

我还提到了卓炯，提到了王利文，这新老两代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者在广东对推动市场机制的建立所起的作用……

突然，黄宾堂打断了我的话：“你刚才的几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龙头，慧眼独具。如今，要写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有不少思路，我看，就你说的，才是最强，也是最重要的。”

我一怔，不觉点了点头。

黄宾堂立时说：“别人都找不到这么好的题材，你可是得天独厚了。赶快回广东去，我等你的稿子。”

有时，一部好的书稿，每每就是在这种不经意的“海侃”中催生的。自

然，这是思想碰撞的结果，也许，这也是一种“顿悟”，他这一点拨，我顿时觉得眼前敞亮，展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是的，我应该好好写一下他们。

他们是先行者——广东先行一步，而作为理论探索者，他们更在广东先行一步前，已经先行了一步，不写他们，对得起历史么？

于是，这一次“饭堂对话”，也就促成了这一选题。

离开北京，我便尽快地来到了广东，来到了当年的出生地。我太了解这片神奇的土地了，插上一根拐杖，没准很快便会长成参天大树，生命在这里实在是太蓬勃了。而市场经济理论在这样的土壤上，能不同样催生出众多的经济奇迹么？

然而，愈深入采访，我却愈感到，一切并不是我所见或我所想象的那么达观，那么轻松，市场经济理论这片土壤上，同样有着刀光剑影，有过生死搏斗。先行者的命运，从来就是多舛的，甚至是惨烈的，“先行”二字，本身就注定有风雨之劫、惊涛恶浪——在通向坦途之前，何处不铺满了先行者的白骨？

只是，我万万没想到，这竟会成为未完成的采访！

六次“双月研讨会”的论文集，只出了第一本，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印了一万册。第二册已经编好未付印，其他的大都胎死腹中，而且，很快传来了要清算他们的消息。最时髦，也最可怕的罪名，可谓接踵而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谁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横逆降临。

我期盼的是奇迹，得到的却是不测。

在惊雷疾闪下，映出的是多少人弯曲的身影？

在这之前，卓炯倒下了，孙孺倒下了，在这之后，还会有谁倒下？就算不曾倒下，也是五痨七伤了……

虽然我没有完全停下采访，若干年后，仍断断续续写下若干片断……可这一晃，便是二十多年！这一笔文债，到了不能不还的时刻。

一个作家选择某一题材，往往是与他个人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这也许便是缘分，也正是这种缘分，才能触发灵感，构筑出一部作品，构筑出这部作品所含的“思想史”。所以，选择不等于回避，更谈不上逃避，相反，却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必然。

正是这种必然，才会在作家胸臆间掀起情感与思想的波澜……

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重新补充已有的文稿，内中的当事人，有的已不得而见，有

的则欲见不能，他们各自有着早已注定的人生沧桑之路，这“早已注定”，便是他们留下在这本书中的“前史”，没有几位先行者不伤痕累累，乃至中箭落马的！

既然选择了这样一条路，那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而今，他们有的已白发苍苍，早过了耄耋之年；而当年的年轻人，大都到了退休的年龄，离开了曾有的职位——这只是可以见得着的。

还有再也见不到的呢？

当然，当日的顾忌、迷惘，今天已不复有了。

多少隐秘的往事，那时不可说的，今天已不再需要守口如瓶了。

只是笔下，却不可以失去昔日的沉重，我无法用轻松、调侃的笔调，去追述这样一部历史。事实上，我所有的作品，哪怕被认为写得最轻快的，也同样会品得出内中的沉重与苦涩来，我改不了，这也是命中注定了，或者说，是既往的命运所注定了的。

虽然当中不少人物，随着时间的消逝，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喧嚣、善于作秀的年代，他们更不曾让人每每挂在嘴边。自古圣贤皆寂寞，这不独是他们的命运。

但是，历史不会永远寂寞，总有提起他们的时候，毕竟，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历史进程的先行，历史的迂回曲折，只会愈加突显出这些先行者的先见之明的睿智，以及他们的人格光辉。

请记住他们，广东最早的市场经济探索者——老“三人团”：卓炯、孙儒、曾牧野；新“三人团”：王利文、郑炎潮、张向荣；还有张元元、关其学、赵元浩、陈铁、梁钊、张振宇、马恩成、张井、叶维平、宋子和、王锐、王珩……以及站在他们后边，巍然如山的主政者们：习仲勋、任仲夷、林若、许士杰、叶选平、谢非等等，还有众多的企业家，是他们艰难的市场经济的实践才令理论之树常青。

我之所以用“中国市场经济理论的超前探索者”为名，是因为以卓炯为代表的经济理论家，不仅仅只是属于广东，更是属于中国的，这并不等于排除马洪、吴敬琏、于光远、刘国光、王珩等一批同时在北京进行探索的先行者，事实上，他们也没少来广东加油、鼓劲，以广东为支撑。

还是让我们再回到1988年。

改革开放进入了第十个年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被视为中国历史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正是十年前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就是从那一刻吹响了。

这十年，称得上天翻地覆的十年，风风雨雨，鸡鸣不已的十年，却也是高歌猛进的十年，日新月异的十年。中国龙，终于腾空而起，令整个世界瞩目。

虽然免不了几乎年年都有政治“倒春寒”，但前进的步伐已势不可挡。

1988年，中国历史的天空云蒸霞蔚，阳光灿烂，气象万千，随着特区崛起，沿海14个开放城市更快马加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在冲破一个个雷区……

年初，中央同意广东省为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批复《关于广东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的请示》。也就是这一年的前一个月，即1987年12月，广州市委五届二次全会上通过了《广州市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工作方案》，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调制度、对话制度、决策咨询制度、监督制度、选举制度、居民民主生活制度……广州被指定为全国几个政治体制改革试点省市之一，成立市委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等等，当然，这绝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真金白银。所以，1988年初，广州在131个区、县、局以上单位开展民主评议，推荐领导干部……而此时的深圳特区改革开放的试验更是人声鼎沸，如火如荼。

也就是这一年，广东省的经济理论界，来了个“集团军强渡”，组织了一年六次的“双月研讨会”，讨论的便是当时备受争议，并未得到正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会议，都从不同的侧重面研究、探讨和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改革开放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经济研讨会，目的在于要求中央同意广东、广州实行更为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而进一步加快、加深广东、广州改革开放的步伐，为组织、启动更新一轮的经济起飞提供体制的保障。

政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就这么提升起来了。

一下子，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聚焦这里——南中国，这个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1988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欢欣鼓舞的一年，一个生命躁动、充满希望的一年，一个应该大书特书、浓墨重彩的一年！

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上，拥有这样的年号也可以说是不比寻常的，这不是简单列起一系列重大事件便可以解释它的不寻常，更不是罗列这样那样的数据就足以证实它的不寻常……它的不寻常，当从更久远的历史征候，或者更遥远的未来岁月所呈现的一切，方可得以解释与证明。它既是历史的投影又是未来的构建，如同英文中 Project 一词一样，投影与构想本就是一体。

曾被视为中国最大一个移民省，如同美国人一般被当成“不可救药的乐